

【第 22 屆臺大文學獎決賽會議紀錄】——散文組

時間：2020 年 5 月 18 日（週一）14:00-16:00

地點：中文系紀念室

主席：劉正忠

評審：柯裕棻、陳昌明、鍾怡雯

紀錄：黃千洵

整理校對：許佩君

【入圍作品】

編號	作品名稱	編號	作品名稱
1	愛是恆久忍耐	11	謎途
2	失眠光害	12	夏夜晚風
3	當生活給你檸檬，就做檸檬氣 泡水	13	Important_comparison.xls
4	壁癌	14	海
5	覬覦二十歲前夕之後	15	小辭典
6	救贖		
7	也許連山都將衰朽		
8	瞥見一張臉，偶然間		
9	祝女		
10	越界		

【整體閱評心得】

劉正忠：謝謝三位老師來評審臺大文學獎，本次來稿六十二件，入圍十五件，今天將選出六位得獎作品。先請三位老師各自發表總體的閱讀感受以及評選標準，稍後再決定第一輪的評選方式。

陳昌明：臺大文學獎中間曾經斷了好幾年，並不是每年都必定會舉辦，橫跨的年數一定超過二十二屆。我過去在博士班就讀期間也有擔任過評審，那時是起初第一、二屆，後來到成大任教後也評過。擔任過許多次的評審，我覺得臺大文學獎都有蠻不錯的水準，學生聰明，所以基本的水準都很不錯。這一次比較有一點黏在那邊的感覺，很多學生在書寫情感問題，比例蠻高的。這部分並非完全不好，本來就是大學生常關注的主題，可是要寫得好也真的不容易，會使人覺得糾結在那裡。而像這類主題，也有一兩篇寫得很不錯的。也有一些開拓出不同題材的，能看到某些亮點。但就整體來說這次之所以沒有突出點，是在於書寫的聚焦上時常有些失焦。如同我們讀散文，有時會發現文章內容跑掉了，若能再拉回來也沒關係，但這次作品有時不太拉得回來，有一點點斷線的問題。有一部分作品有這類問題，甚至也不一定是斷線，基本上是，明明覺得這個題材好，卻沒有完全發揮到，使人有種「再寫進去一點就好漂亮」的憾恨，但可惜作品就是沒有到位。這次作品會有這樣子讓我覺得可惜的地方，它們放在一般的學生文學獎內是傑出的，但都會看見其中最後的一點小遺憾。

柯裕棻：我也有同感。這次有非常多的主題是往內寫、內向的主題，而非對外觀察。因此有幾篇寫對外觀察的，就會在同一批文章中顯得出色。對內寫情感的自我剖析，事實上不那麼容易，因為寫病痛或心疾，要寫出那種痛和模糊感的困難點在於，你不可能只依賴才氣，因為才氣是自己的腦子，但痛苦同時也是源自自己的腦子。有時候才氣帶著感覺都跑遠了，敘事就回不來。所以不能單單依賴自己的才華，書寫者還也必須要凌駕自己情緒的網，不被那個網子罩住。而作者要如何從很朦朧的心窗玻璃中看出去？若是還在困擾狀況裡，是看不到外在事物的，因而變成盡力地描寫那種朦朧跟渾沌，但真的要把那個渾沌寫得好，必須要超越遮蔽的玻璃，看清屏障是什麼，才能回頭指認那個模糊與朦朧，才能指認那使他看不清楚的、刮花的玻璃紋路是什麼。這不容易，真是要在某種神智清明的狀況下才能將那狂亂寫好。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但人在裡面時不容易做到。

另一個狀況是，有時寫作對寫作者而言，是在精神上的撫慰和整理，這也很好。但在這個狀況下來書寫自己的苦痛時，是透過語言來整理思緒，而思考——尤其是在書寫自己的苦悶與煩惱時——是多線並進且同時發散的，那樣的爆炸力與張力是很足夠，但是難題在於：思想是網狀但文字是線性的。寫作者要如何用線性的文字表達蜘蛛網一般的思緒，這非常考驗寫作者的自省跟自覺。這些非常優秀的寫作者，他們對於內心的疼痛以及外在事物的敏銳很足夠，可是要如何在一樣的篇幅中表現出那個感覺卻又不亂，就是考驗和功力所在了。對於優秀的寫作者而言，抽離審視自己的內心是必須練習的視角，適度地離開自己一步，往讀者、或是往未來的自己靠近一步，以這樣的立場來看這些文字，也許會有不同的感受和寫法。也許會有一些讓自己痛苦、不堪提及的

事情，與其很迂迴的陷在裡面，不如很仔細地梳理出某一個旁枝，以旁支的敘事線參差地參照、處理苦惱。有幾篇做得很好，用他人的故事來帶自己的困擾，或是使用蒙太奇的手法剪接、跳接地處理，這個做法會讓敘事前進而不發散。這就是看寫作者對於文字熟練的程度，以及對結構掌握的能力。

陳昌明：年輕時要把散文寫得好不容易，年輕就把散文寫得好的作者，通常都是有點超齡的。場面要寫得好，是需要世事洞明，人情練達之後，方能越來越好。而一般年輕寫作者要能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真的不多，所以常常會出現上述這類的問題。但總歸而言，這些作者也是相當厲害的了。

鍾怡雯：我同意兩位老師的說法。我把這次稿件大致分成兩組，一組是處理感情，另一組則是描寫旅行的，當然還有一兩邊是不在這兩個歸類之內的。但是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如同兩位老師剛剛所說的，為什麼這次的作品會那麼集中去處理往內去寫的主題。柯裕棻說不願意說他們是耽溺，我想他們真的不是。他們沒有意識到這樣往內寫的寫作手法，會使得別人不明白你為何會變成這樣；就像是你給了「果」，卻沒有告訴讀者「因」，以至於我讀得糊裡糊塗。我當然可以理解那個情感的狀態，但是為什麼會呈現這個樣子呢？所以我覺得這次作品有一個很明顯的狀況，就是不太會敘事。他們會講情，但如果不敘事的話，讀者沒有辦法理解；作者必須給出外在線索，才能知道內在為何會如此發展。這是第一個點。

第二個是，他們不會把很複雜的東西簡單化。寫作基本上是一種文字的表達，需要讓讀者明白。寫作者當然很清楚自己內心的狀態，可是讀者完全是狀況外的，是在非常陌生的情況下偶而闖進你的文字迷障裡面。你必須要告訴我、給我一條路。這條路是要告訴我：你發生了什麼事情、有什麼風景、生長了什麼東西，可是這次的作者基本上沒有給我這條路徑。所以我只能在他的文字裡去迷路，而我完全就迷失了。

總而言之，我認為這次的作品不太會駕馭文字；他們駕馭文字的情形出現了另外一種問題。順著剛剛所說，因為他們一直往著自己內在去寫，而內在是一個沒有路徑的狀態，以至於寫作者可以高興怎麼寫，便怎麼寫。所以他們很容易就歧路，不斷地分岔而回不來。我很小的時候、大約國小六年級時讀三毛。我那時候時常在想，她這樣寫下去究竟會寫到哪裡，之後我又發覺不對，她最後又回來了。我也一直在想這次作品的狀態，你可以一直一直不斷地往外延伸，可是你要記得，你要回來。丟出去的東西，無論你走多遠，最後還是要記得自己的題目在哪裡；你要告訴我，你走了這麼一大圈、告訴我這麼多事情之後，最後回到原初的題目，而非不斷不斷地岔出。這些作品變成一個意象衍生一個意象，一個段落衍生一個段落，而沒有去節制段落，以及敘事的邏輯。

我覺得這次作品有個最明顯的問題，應該是作者的閱讀、作者的關心在哪裡？通常寫散文是與生活息息相關的，它當然也相當符合大學生的生活。可是問題在於，為何主題如此集中？當然一個解釋是可能在複審時都被刷掉，而複審老師選擇了相似題材的作品，這當然是可能的。但若不是如此的話，問題就

大了。因為我一直假設，像臺大文學獎相當於國內文學獎的龍頭，它應該讓我們看到這一代在散文寫作上關心什麼事情，而不會是全部集中在其中一個類型內，而這個類型反而又是一個很難處理的類型。因此我就會思考，是不是這些寫作者在閱讀上出了什麼問題，是他們喜歡類似的作品嗎？也許他們去閱讀別人類似的書寫，然後相濡以沫；在同樣的類型中看到了同樣的寫作方式，最後產出的作品便都是相同的模樣。所以我每次上課時都在和學生說，你去讀跟你不同年齡的人所寫的東西，不要讀和你同樣年齡者的書寫，那樣寫出來的作品會長得一模一樣，不覺得要是把名字蓋掉，誰寫得不都差不多嗎？這樣的書寫，會使得風格出不來，但偏偏散文就是，寫作者要是沒有風格，就會變成一個人云亦云的東西。要嘛就是題材很特殊，要嘛就是敘事方式很特別，再來就是你的個性是個怪胎，越怪的人就越寫得出奇怪的散文，這就是你的風格。可是這次作品好像三個都不具備，我有時候看有幾篇其實蠻有才氣的，可是寫一寫之後，就變得有點畏縮，把那個才氣收回來了，我覺得很可惜。這些作品變成點到為止，不敢往深處寫，而往深處寫的作品又寫得讓讀者不明白作者究竟在寫什麼，成為一種「兩頭不到岸」的狀態。

我三年前來評臺大文學獎的時候，記得自己感受到一種百花齊放的狀態，我和簡嫚老師，還有系上的吳旻旻老師。我們評的時候覺得，怎麼會寫得這麼好呢？這些大學生怎麼會這麼成熟？可是這次好像出現了蠻大的落差，我有點詫異。剛剛柯裕棻老師說自我的剖析不是那麼容易的，我覺得確實如此，因為自我剖析的書寫，你需要給別人理路，你需要跳出那個狀態，才能夠自我剖析，你若還在狀態中的話，要如何自我剖析呢？連事情發生什麼、怎麼去反省、它在什麼樣的位置、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可能都搞不清楚的狀態下，又要如何剖析呢？若都還在內、無法往外寫，就如同剛剛老師們所說的，寫作者應該走出室外，再回頭看看室內究竟長得如何、自己心房裡的那個風景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還有一個問題，我發現這一代不太會去看外面的大自然，對於樹木、對於花草完全不感興趣。這個發現已經持續很多年了，他們的視野都在這種情感事件、人跟人之間的關係、被傷害的這件事情上面。大致如此。

陳昌明：我在成大的散文課上，第一堂課就和同學說，如果你要交作業，先都不要寫感情、愛情的主題，過兩年再碰。大量書寫情感主題的這個情況其實很特別，也令人頭痛，常在情感中出不去。

【第一輪投票】

劉正忠：接下來我們就進行第一輪投票，每位老師從中選出四篇。

（第一輪投票結果：〈愛是恆久忍耐〉2票，〈失眠光害〉1票，〈也許連山都將衰朽〉2票，〈瞥見一張臉，偶然間〉1票，〈祝女〉1票，〈謎途〉1票，〈夏夜

晚風〉2 票，〈Important_comparision.xls〉1 票，〈小辭典〉1 票)

劉正忠：一票六篇，兩票三篇，總共九篇。那我們是不是逐篇討論，一票作品就由投票的那位老師來談，另外兩位老師可以補充。

【一票作品討論】

〈失眠光害〉

鍾怡雯：這篇作品所寫的失眠對我來說其實是象徵，失去的睡眠跟生而為人的基本權利等。作者是歷史系畢業的，他覺得自己沒有一技之長，只能在便利店打工。在打工的過程當中看到了一個人，一個嚎啕大哭的、寂寞的大叔。他本來覺得，怎麼有這樣一個人坐在那邊，大哭大叫的，後來他發現這個大叔是在情感上受到極大的傷害。作者沒有明說自己也是這樣，但他其實是在隱約告訴別人，這個大叔和自己是同類。作者因為爸爸在自己七歲時離開了，失去了家的依靠跟溫暖。而他之所以失眠，是因為工作的關係，久而久之就變成沒有辦法好好地睡覺。

我覺得他寫的感覺是一種淡淡的，但你要說他寫得多好嗎？其實也沒有到那麼好。他把一個狀態老老實實地寫出來，我有時候覺得作者其實可以寫深一點，但是他就是停留在表面，這也是他最大的問題。我覺得他可取的地方是，他沒有把他父親與母親分開這件事寫得聲嘶力竭，他就是將其淡淡地寫出來。在作品中，他父親走了之後，他母親沒有再提過父親的事情，只有母子相依為命。而他歷史系畢業後又選擇去打工，賺取比去找一個正職工作還多一些的錢，作者很年輕就明白人生是很無奈的這件事。他其實可以寫得再深一些，我覺得他沒有寫到讓我覺得滿意，是因為他的書寫比較停留在表面。

陳昌明：我稍微補充一下，這篇作品我第一遍看完時沒有選它，但到第二遍看完時我有選它進前六篇，是因為這篇作品內在有一種憂傷，可是又不是很強烈、故意表達出來的。那種憂傷不僅是他父親離開母親這件事情，他連自己在現實生活裡的困頓，都用黑暗、暗夜裡工作的這種生活的灰暗來互相映照，要尋找那個光明。所以你看他那個黑暗和光明的對比，其實都是他在尋找某些東西。而你也知道他的生活其實幾乎快沒有什麼出路了，只能在便利商店晚上做夜班打工。剛鍾怡雯老師說他沒有寫到很深入是真的，你單單看他分段的方式就知道，是一段一段，沒有什麼節奏，銜接的點沒有好好處理，我都覺得真的很可惜，但他作品中的感情處理，對我來說是還是很不錯的，我還是很欣賞他這樣的表達。

柯裕棻：我沒有選這篇的原因的確就是節奏跟張力。

〈瞥見一張臉，偶然間〉

陳昌明：我覺得他這個題材是很有意思的，這篇作品寫土耳其，寫大學裡面社

團去協助難民。這樣的主題在看見了敘利亞、土耳其難民流動之間的這件事。我覺得有點可惜的是，你要用一張臉、兩張臉、三張臉的這種手法，要嘛你真的要把人物寫得到位，不然我都覺得好可惜。但台灣的學生能碰觸到這個題材，我真的覺得好高興，他看見了這個重要的事情。

其中也有幾個句子真的寫得很不錯，譬如說他寫道：「難民。難民。難民」，好像這個詞幾乎都在我們新聞和文字天天出現，可是我們視若無睹，我們都已經覺得這件事是於我們之外的「另一類」人。有許多小細節寫得不錯，但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那三張臉沒有寫好。

鍾怡雯：架構的問題，我覺得。其實這篇如果讓我在第一輪選六篇，我會選到這篇。

陳昌明：這個題材有些重要的東西他本身有抓到，但這樣的處理方式有點可惜。

鍾怡雯：但是他有點文字的問題。比如說這句：「那日的陽光並不燄張」，就是火燄的燄嘛。

陳昌明：他錯別字還蠻多的，打字的同音錯字還不少。

鍾怡雯：另外他題目是〈瞥見一張臉，偶然間〉，但他寫了三張臉，有點跟題目不合。總之，我覺得他三張臉寫完之後，要有一個總結，但他僅用「難民。難民。難民。」便把文章總結掉了。這篇可以考慮，我覺得。

陳昌明：有些內容碰觸到很動人的地方，可是有些部分真的沒有寫好。

鍾怡雯：我覺得跟〈也許連山都將衰朽〉相比，這篇寫得較好。

陳昌明：這很難說，因為那篇的情感是淡淡的，跟這篇不太一樣，兩種完全不同的風格。

柯裕棻：它是很少數能脫離自己生活圈的主題。寫這類主題常常會落入自我標榜，會有道德訓斥，但是他沒有，單這點就很棒了，沒有自我感覺良好。而他很容易地營造一個意象，也很容易地離開它，不會卡在其中，這點也做得很好，使作品不至於空泛。有的時候自己覺得自己營造的意象很棒，然後一直在裡面寫，就空掉了，很可惜。但他不會，算是一個很知道怎樣盤整他自己手上有哪些資料、怎樣呈現的作者。畢竟是年輕，所以他會覺得用這樣一張臉、兩張臉、三張臉的架構很好，這有點像是某一類的攝影，攝影師喜歡拍攝臉，通常是去災難現場或難民營拍攝，會覺得拍一張臉可以訴說無數的故事。不知道是不是我過度解讀，但我覺得他在這裡想要跟那樣的攝影視線做對話，所以他會說多少張臉其實也是難民，而這個字眼一旦貼上去，會有些他沒有辦法離開的一些意義。

鍾怡雯：他的東西都是喜歡重複三次的。

柯裕棻：對，可惜有點撐不起來。他想到了一個很好的架構，但沒有辦法把那個架構撐好，也許是篇幅的問題，如果氣再長一點，資訊再多一點，篇幅再長一點的話，也許會是一篇很好的側記，但不是這樣的篇幅，也不是這樣的形態，會是另外一種文類。這篇在我的六篇範圍之中，是一個不錯的嘗試。

〈祝女〉

陳昌明：這篇比較特別的地方是，他透過一個琉球的祭典，深入到琉球的文化及歷史裡，這個切入點是很好的。他也提到台灣其實對琉球是不夠了解的，我們在過去的歷史課本中，可能只有在牡丹社事件中有稍微提到過琉球一下，完全沒注意到琉球跟我們的關係。在這篇文章裡面，他把琉球王國的歷史作了回顧，也把蘭嶼跟琉球做了對照，其實切入點是不錯的，但最可惜的地方是他對這兩個地方了解得都不夠深。因為如果要真的進入琉球王國的歷史的話，它其實是很有意思的，值得去討論。臺大其實在過去的圖書館中留有一份琉球的歷史文物，而且是無論琉球或日本都沒有的，後來琉球還特別來臺大將其影印回去。這件事其實是因為臺大過去是帝國大學，而在當時琉球許多的歷史文獻被保存在臺大，而非東京。臺大與琉球其實藏有這份連結，很可惜的是他寫蘭嶼，也沒有將蘭嶼過去歷史好好地書寫。如果要寫琉球的被侵害史，也要寫蘭嶼文化被摧毀的過程，兩者可以對照，也應該更深入。但我覺得即使如此，他還是碰觸到了一個很有趣的点，所以將這兩個地方連結的想法是好的，整個思惟的方式我也很喜歡，只是他沒有去做更多的功課，把這兩個東西融合完整，將其黏著在一起，變成文化的互相映照、對比。整體來說我還是很喜歡，因為這樣的切入點相當有意思。

鍾怡雯：我覺得他蘭嶼的部分寫得太少了，他只有點到一下，然後又跑出去了。而且他用了很重的詞，比如說描寫自己在蘭嶼潛水時稍微溺水，最後教練把他帶上來時的部分：「但是我知道，有一部分的我已經永遠溺斃在那兒了。」那然後呢？我在想他是不是要發展這句，但作者又走掉不見了。之後寫圖書館的部分，又怎麼會再跑出這個人來。他每個部分都像這樣散了一下、散了一下，有點可惜，這篇的架構沒有那麼好，就跟前面那篇的狀況有點像。

柯裕棻：我覺得他文字很漂亮，可是在處理歷史議題的時候，倒也不是說寫得太少，而是沒有找到一個好的方法。他文字非常棒，我覺得他是一個很敏銳的孩子，但他需要更明白地意識到自己是正在寫一個太平洋邊緣列島共同的戰爭記憶。我覺得他隱約地感知到這一點了，但是這個軸線並沒有浮顯起來，這是比較可惜的。我會希望他如果可以再改、將篇幅拉長，會是一篇很好的作品。他可以參照列島的問題，以及海潮，親潮、黑潮這樣的議題，我覺得這很棒，他應該有非常多的材料可以寫，目前這樣有點可惜。

〈謎途〉

鍾怡雯：這篇的題材比較獨特，他寫台灣的燈謎，這個燈謎老師傅已經九十三歲了，老師傅自知不久於人世，這個小孩子想來看相關資料，於是把相關的書通通送給作者。這篇的好處是，他處理的議題在這次作品裡面是完全和大家區隔開來的。但他最可惜的地方是，因為這篇文章寫的是與燈謎有關的，但這個「謎」的部分反反覆覆地出現，好像單純要扣緊謎的這個主軸。比如說這段結尾：「可是為什麼，為什麼我竟與故鄉如此脫節，謎。」有點硬是要扯到謎的感覺，非要把謎扣得很緊。其實他並不需要這麼做，這樣反而讓他寫得很牽強，他只要把他與老人之間的互動、他對燈謎的認識、再多寫幾個有趣的燈謎，就會是一篇非常精采的散文，有點可惜了。作者說謎途，我知道他的意思可能是要扣緊迷路的迷途，可是我看不出在這之中哪裡有迷路的迷途，所以我覺得有點扣錯了。我選這篇的原因還是在於他的題材內容。這篇的文字有些狀況，句子也有問題，我在自己的稿件上畫了蠻多記號。作者很喜歡用「當.....」來開頭，句子的問題例如這句：「老人於我按輩分應該稱師公，卻說稱洪老師便行」就有些狀況。這讓我在選這篇的時候有點遲疑，他應該要修改掉這些問題。因為一篇作品得獎後會變成示範，那大家會覺得評審選的作品為什麼在這樣的表達上有點狀況。

陳昌明：這篇我也喜歡，但我也覺得有個問題，這個學生照理說是很熟悉燈謎的，可是我在他的文章中不覺得.....他舉的例子都還算普通，是容易找到的例子，也就是說，他沒有好好講出燈謎這件事的迷人之處，他為什麼這麼著迷在燈謎裡面，一定有它迷人之處。我有朋友是對它著迷至極，後來也專門在作燈謎，那其中有自己的脈絡，這個脈絡是可以被尋找出來的，可是我在這篇文章中找不到作者著迷燈謎的部分，反而是他寫洪老師寫得比較好，有其中的背景，但他故事還是講得不夠豐富。基本上我覺得這篇是很有意思的題材，我也蠻喜歡這樣的敘述，當然文字是有點小問題。

柯裕棻：我還蠻喜歡這一篇，但我有一點遲疑，倒也不是因為句法的問題，因為我已經很習慣看倒裝句，也習慣這種英文文法的中文了。我喜歡這篇是他主題非常好，地方耆老的訪談心得很有趣，他在做報告的時候，另外產生、牽動了他對於歷史、人生的情懷，於是寫了這篇。他給了這個燈謎跟老人一些相當詩意的連結，尤其是在最後，收尾的主題寫得很好，有一些畫面的想像。「在光復的慶祝聲中」、「在昏黃的燭光前，一位朗誦著國語日報的新教員」、「未來，他還要在四處寄來的稿件旁，編輯著差些讓自己大難臨頭的謎書。」這些是很直白的句子，但是這三個句子把一個老人的人生串起來。如果作者能夠善用這種能力，在前面段落也稍微做一點這種謎跟這個老先生人生的處理的話，就更好了。前面有一些我覺得是問題的，成段引述這是個問題，後半的一些心得也散掉了。他要講的是一種、只有他看見這件事情的心情，這個世界或許有非常多的謎，但只有他看見謎底的這種心情。也就是說，不只老人的生活是一個謎，歷史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可能也是個謎，他要怎樣把這兩個聯想接連再一起，這個地方沒做好就很可惜。從「而我生存的年代.....」開始的幾個段落我很喜歡，他給了很多從謎、在地歷史的一些印象，我覺得這很好。但是底下站在圖書館往外看過去的部分，這裡本來可以寫得很好，但卻散掉了。如果這裡處理好，引述的部分也處理好的話，這篇就非常出色。

鍾怡雯：他最尾的那行，「這個世界予我們的，大多是謎」，但他又沒有發展到。

柯裕棻：可能還沒有那個力量，知道他要說什麼，但沒有找到一個很有力的方法來呈現，就有點可惜。

〈Important_comparison.xlsx〉

柯裕棻：這篇和〈小辭典〉是我選的，這篇有大量的倒裝句，大量西方的句式。但我很喜歡這兩篇，這兩篇我看了好幾次。第一次看的時候覺得這個人在寫什麼？後來再看，就有點看出味道來。他有非常多的贅字……但是後來我又覺得那些贅字好像也可以，越看越好。這篇第一段非常抽象，基本上沒有任何具體事物，明確說起來也只有夜走，接下來就是匱乏、綿長、不停歇、移動、回家、終點、前進、命運、綿長、需索、停止，大概都是這樣的句子。剛開始看時想，這會不會又是那種內向獨白的寫作，但是看下去之後才發現，他確實要講走路這件事，走路跟在夜間拍攝這件事。作者有一段時間非常沉迷於在夜間拍照，他把這件事情寫成人生的經驗，但是他並沒有寫到變成某種人生的啟發、啟示，我覺得這很棒，他如果寫到那些，就有點過俗了，他就收在一種、他也不知道為什麼、然後就放棄了的，這樣的狀態裡。我後來才發現這篇的節奏是有鋪陳的，第一段寫了這些之後，開始講夜走這件事是什麼，是一種綿延不絕的、一種綿長不停歇的事。之後大概用兩段的長度來營造綿長這個感覺；接下來開始講回家，回家以後的前進；處理完這個後，再往前走一步，就是講命運，講不停歇，這完全是扣著第一段詞彙所寫的。再接下來講回憶等等，這邊比較怪，有點岔出去，但他是在交代為何自己晚上睡不著，以及他為什麼會如此日夜顛倒，因為他是一個拍照的人。於是再下來講外在的景觀，這個時候並不是白描，而有點像是郭英聲那種心象的描寫。然後開始講自己為何要拍照、拍照對他而言是什麼，他在追求一個他其實做不到的事情。我覺得他沒有直接講，但他好像覺得自己沒有天分，或是，他沒有拍到他想要拍的東西、達到那種水平。而接下來他描述對於拍照這件事有甚麼樣的情感、體驗，並且開始加入聲音，畫面開始有聲音。他放了賦格，反覆地聽，不斷地重複，最後他放棄了，放棄之後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然後他就不做了。最後他收在一個很有趣的点，他跑去跟朋友打桌球，而他就一直在同樣一個地方想要回球，但他的朋友表示自己偏不要往那個地方打過來，作者也就無所謂的樣子。但是他還是覺得很匱乏，總是覺得自己缺乏什麼，然後就結束了。他有非常清晰敏銳的知覺。

其實是一篇沒有要說什麼的文章，他只是要講他曾經拍照，曾經在晚上出去走路，後來他不做了，而他總覺得自己還是缺了什麼。我會覺得他應該是有一些憂鬱，例如他在文中講到吃藥等等的，但這篇並不是把傷口扳開來給你看的那種文章，我比較喜歡這樣子，他其實是參差地在講人生的經歷，這是我對他的理解，我給他很高的分數。

鍾怡雯：他來來去去一直講賦格，後面幾乎都在講賦格。

柯裕棻：但是他講賦格是很有趣的，例如他說賦格是這樣的，如果你打破那個對稱，每一次把一個音符改變之後，它後來就會變得很糟，聽起來會很不舒服。就是說他其實是覺得自己很疲勞了，我感覺他是在講自己人生的 **routine** 在某個地方壞了，但他不講得很明白，總之他後來就放棄了，主要是這個比喻。的確賦格的比重有點太多了，大概寫了三段，我感覺兩段就可以了。

陳昌明：這篇他寫那種意識流動的部分，寫得很有意思，等於是走到哪裡看到哪裡，甚至裡面也有許多的比較，這當然也是跟他主題有關係，但他也沒有一直扣合這個主題。所以你要說這個題目到底是什麼意思，他雖然中間有一小段「好多東西都不一樣了，我在比較。」是在跟這個主題作呼應，但就呼應得很少，我都在想要怎麼扣回來這個主題。我也喜歡、覺得他寫意識流動有很多段很迷人，但我讀這種文章會覺得蠻累的。

鍾怡雯：他為什麼要放個 **excel** 啊？我一直對這個題目很好奇，可是我找不到理由。

柯裕棻：這就是我給他扣分的原因，他不是我的第一名就是因為，他的題目如果再多想一次就好了。

劉正忠：這個也可以說是出了怪招。

鍾怡雯：我沒有辦法解釋到底為什麼。我本來以為他要朝這個方向去寫，到最後扣回來。

陳昌明：題目本身他應該要想清楚，要怎麼把主題拉回來。當然他文字本身.....其實柯老師喜歡的這兩篇都是有詩的味道的，那個文字很迷人、流動。這篇我覺得看有些段落就覺得很迷人，甚至他談賦格的部分我都覺得，啊，心跳出來。譬如說「賦格是一種難以停止的狀態，如果實際去打碎它的對稱性，它就會持續性地自我崩毀」，我都覺得講得好好。可是問題是，他把這個東西拉回來時，到底要怎麼跟主題.....如果只是看他的意識流動，會覺得他真的好會寫，但是這樣的文章會使我既喜歡又有點苦惱，就是說，我看過以後會忘記。

鍾怡雯：因為他沒有事件。

陳昌明：對，他沒有事件。就只有文字讓我覺得在閱讀的時候很著迷，但讀完以後我會忘記他寫了什麼，這是最苦惱的地方。

鍾怡雯：我其實試著把這篇文章重整，為什麼跑出一個賦格？賦格出現的原因到底在哪裡？我好像很難幫他整理出來，但我知道他在寫一個夜晚拍攝的狀態，他沒有去寫自己情緒的狀況，讓東西是這樣跟著、跟著。包括他講洗澡的事情，雖然我覺得有點噁心，但還是很有趣的，像是他有段講自己早上才洗頭，頭髮蓬蓬的，他就開始每天早上洗澡，連這個我都覺得很有趣。可是我覺得他好像差了很多東西，我很難幫他去統整。

陳昌明：柯老師剛剛的那種解法我還蠻喜歡的，就是晚上這樣走路，用走路這樣的 image 去想他整個意識的流動，這感覺很好。

柯裕棻：因為他自己問說是為誰拍，為什麼要拍。拍照一定是要看見他人，可是他拍到後來只看見自己，他有一些這樣的反思。這個為何而拍的反思在攝影裡當然是一定會問的，在攝影倫理一定會問你到底拍什麼，他試著回應這些問題。跟陳老師一樣，賦格出來後我也是嚇一跳，因為之前的段落是很安靜的，而在這裡他給夜晚的意象加入聲音了。

鍾怡雯：他卯足了力氣去寫賦格，重點都在賦格。

柯裕棻：如果賦格的部分另外另成一篇都沒有問題。但他就是在這邊稍微沒有接得很好，然後題目也可以再處理，雖然也很棒，但在比賽時這就有點可惜。

〈小辭典〉

柯裕棻：這是一個電影看非常多的作者，他有非常多內容是我知道他在引述什麼電影，我很訝異他會把這些畫面寫在一起，我會覺得，咦，這兩個電影他是這樣子放在一起看的，我沒有想過，但這些畫面這樣寫起來就是一致的了，這跳接很不錯。基本上他雖然小標講的是辭典，但都是一些影像畫面：這些畫面給他的感覺、如何跟他的人生搭在一起。這篇跟前面好幾篇一樣，一開始起手是死亡的畫面，那些很多是經典電影，他非常自由地剪接他自己的幻想進來。作者在寫這些畫面，以及他自己的幻想時，隨意地接在一起，這產生一種超脫之感、我們不能太計較他的邏輯。他接下來就跳開，一開始講看電影的死亡畫面，再跳開來講電影院空間的感覺，電影院黑幕上有白色的火光、他覺得那畫面是什麼。接下來看完電影走出來，在這裡穿插了其他各種電影的畫面。他這是一種文字的蒙太奇，這些奔放地串在一起我不計較他到底要說什麼了，到了一個程度我就覺得，好，沒關係，你就來吧，讓各種畫面不斷的浮現。

可是後來，慢慢地他就落下來了，一開始他像是在空中瘋狂地、非常迅速地旋轉，但後來他落下來了，開始講自己的苦惱。他落下來講孤獨，他覺得他自己創造的時候，覺得很不安孤獨，他自己盡量不要想起這件事情。他給了一個很隱諱的隱示：撥開藥的錫箔時，那種摳到指甲的感覺，他很不喜歡那種感覺，他說吃這個藥的時候，他可以不要想起某些事情，但他沒有講自己不要想起什麼事情。接下來他又離開了，又回到一些意象，以及人生的經驗。可是在這個程度，已經漸漸進到他內心的問題，已經不是在講電影畫面，你看得出來那些故事跟他的內心有一些重疊，他開始講一些零碎的、生活的片刻。他說看〈一一〉，其實也沒有真的很認真地去看，看到一半跑去煮湯。這個段落就很棒，寫說煮湯，鮭魚變成粉紅色了，這細節跟〈一一〉其實沒有什麼關係。他最後回來看，電影還沒有完，故事中的小孩已經變老了，老人死了，作者就在那邊喝湯繼續看這樣。也就是說在這裡，他的人生跟某種情感漸漸地跟電影畫面疊在一起了，他開始在講他的生活了。開始講他吃藥、藥瓶子、復元，開始想要跟這個世界產生對話、在掙扎。有個作家有在書店辦一個活動，他跑去了。他想要跟作家講他的心情，但他

講不出來，講到一半快哭了，那個作家就抱他，他講到自己試著要向這個世界伸出他的手。接下來最後一段就在講非常文學的、反身性的思考：他的文字是什麼、他也知道他的文字很混亂、他也很想要寫很簡潔的文字但他寫不出來、對自己的情緒和文字做審視等等。他其實是極聰明地知道自己在深水裡手忙腳亂地抓住些什麼，他正是在表現這個狀態。最後的收尾非常平靜，非常自制。結尾看起來很高妙，但也很不妙：他還沒有好，相當不妙地沒有好，但是這是一種奇特的、不知道該說是昇華，還是說他已經壞了，他營造了這樣的感覺。他一直都扣著光寫，因為他寫電影，一直扣著光來寫。包含幻想、電影院的暗、螢幕火光、高塔失火這些，大概都是有些電影的意象。我非常喜歡這篇，雖然他沒有要說什麼，我是給他最高分，我自己在評語筆記裡寫說：「非常優秀的思考型散文，關於觀看、敘事和語言的交錯關係，相當敏銳的反身性思考，意象豐富但不雜亂，情緒飽滿但自制、不崩散。」

鍾怡雯：其實這篇我一直在想，他的文字很像寫詩的，是在一個高度上寫東西，他的文字程度是很大的，但他最大的問題是，小辭典底下像「幻想」這種每個小結，他看起來好像中間沒有關連，可他關聯是在很遙遠的地方連結，他用了一個很大的題目去框它。最後我覺得跟上一篇比較，這篇是在我的選擇的邊緣，我讀的時候一直在想，他的文字這麼好，如果再往前一點、在敘事上做得更好一點，他一定會是我的第一名。因為他的文字很漂亮，跟別人是在不同的文字級別上，可是他最大的問題就是.....你知道散文還有一個最大的選篇考量因素，就是架構。架構是個很要命的東西，如果一個散文把架構處理得很好，即使原來是處理一個很小的題目，你也會覺得他寫得很好。但是這篇的問題是，作者是個很有才氣的人，可是他的架構沒有弄好，看起來就散散的。那要說他各篇章完全沒有關聯嗎？也不至於，他在每個獨立的地方寫得很好，可是他整體看起來就會覺得.....。所以如同剛剛說的，我只要思考稍微偏一點點，他就會跑掉。但我會支持他，我覺得比上一篇好，他的文字的程度是比其他篇好很多的。

柯裕棻：我甚至覺得這兩個人應該要認識一下。他們想的事情很像。

陳昌明：我這篇其實原來也有選入，但是這篇後來沒有選的原因，是猶疑在一個問題：這樣的一篇文章讓讀者讀的時候，有很多人是摸不著頭緒的，必須要對電影有一點熟悉的人，讀起來時才會覺得這篇作品有些東西很有意思。那這麼會寫，卻在主題的部分，連在寫電影這件事都沒有好好地、故意要把它串起來，也就是說，你在他的字裡行間，比如說第一段的「幻想」最後他提到的「人生到底不是電影」，可是他其實是.....。如果我們沒看過這些電影，或是對電影不太熟，幾乎沒辦法去幫他串講。原則上我也覺得這篇是我很喜歡的一篇，所以我也才會納入六篇候選內。

鍾怡雯：就是剛剛老師說的，他如果把它放下來寫，他現在在上空寫可以寫成這樣，他放下來寫未必可以寫得好。因為你要觸及到真正敘事的東西，我覺得是這個作者的弱項；他可以跳到一個程度上、可以在半空寫的時候處理得很好，像〈夏夜晚風〉我覺得它的問題也是這樣。如果真正要把它細節處理，你知道敘事是很難的嗎，你習慣了用這樣的方式表達，等你落到了敘事的時候，你就會露出你的破綻，他的問題就在這邊。但是他的文字是毫無疑問地好。

陳昌明：後面這幾篇就是文字很好的。

【兩票作品討論】

〈愛是恆久忍耐〉

陳昌明：這篇有點快要接近寫小說了，他在寫情感的糾結、情緒的勒索、兩個人之間的關係，這不只是同性戀的議題，異性戀也有這種問題，甚至連家庭裡面也許父母與子女之間，各種人際關係都會出現這種問題。所以在讀這樣的一篇文章時，我會覺得他這部分寫得好好，把彼此這種折磨的關係寫得很到位，以一種很細膩的、尤其是一種比較.....以我自己作為一個男生來說，我覺得我寫不出這樣的東西。會覺得好厲害，怎麼能夠把關係寫到這樣子，我還蠻喜歡這樣題材的表述。當然這篇不是沒有問題，尤其他在有些部分真的寫得太露，但是寫得真的不錯，我喜歡。

鍾怡雯：這篇陳老師覺得寫得太露，但在我看來還是小 case，寫得很隱約的。我覺得他寫的東西就是愛與傷害這兩件事情，那他的結論其實是傷害比愛的力量大得多、強烈許多。所以你看到他寫：「愛是什麼？愛是恆久忍耐？」他的題目是有個問號的，也就是說，你如果夠恆久忍耐的話，那這個愛就可以持續下去；可是如果不是的話，那這件事就不是如此。那作者在裡面寫他的另外一半，那個女生和他的關係是隊友嘛，那一百七十公分的這個女生跟他之間兩個人的關係。我覺得他的寫法是，他把對方放在一種在他看來情緒勒索的狀態，予取予求。那在之中好像對於對方的畏懼，大過於對於對方的愛，我在之中看到的是這樣的狀態，甚至連分手都是帶著要脅的。寫得其實已經像是槍林彈雨了，對我而言，只是他沒有寫得那麼殺氣騰騰，而且裡面已經出現刀，老實說我看到刀的時候，我真的覺得好恐怖，奪刀的部分。他腦海裏面也曾經出現過奪刀的劇目，因為按照對方的個性，很可能會發生一個沒拿捏好，就會出現狀況。像是文章中說：「她說她恨我，她又說她愛我」，我覺得這篇真的讓我覺得有些可怕。那到最後他的結尾是問說，到底愛是什麼，愛是不是應該包含這種傷害，還是包含這種暴力、語言上的凌虐。所以他說：「遇見愛，遇見我的恆久忍耐」，把這個彷彿劃上等號，但又好像是問號，可以作多種詮釋。

柯裕棻：這個本來在我的六篇選擇裡，我是很喜歡這篇，但剛剛第一輪投票時想來想去，就還是捨去了。

鍾怡雯：他說鏹住他的不是別人，是他自己。我覺得對啊，談戀愛就是這樣一件事。

柯裕棻：我覺得他寫衝突，寫愛跟恨，寫一段失落的過程，寫得非常好，而且沒有拖泥帶水。這個主題很容易拖泥帶水，但他完全沒有，非常清楚明白，往前推進是完全沒有猶豫的。我覺得寫衝突沒有崩潰、撒落一地，這個也很不容易。他寫內心很幽微的某一些轉折，心理在盤算往前或往後、該怎麼辦等，這種盤算的過程，他也沒有一點黏膩的感覺。這是這篇文章寫得很好的地方。我可以投他，

但就是很難取捨，大家都寫得很好。

〈也許連山都將衰朽〉

柯裕棻：這篇乍看之下是個很簡單的遊記，但我覺得這個作者應該常有在寫作，他經營得非常好，第一段不到一百字，已經把時間、地點、景象全部交代完畢，沒有說什麼「要去哪裡玩」、「坐飛機」、「有期待」等等，直接就切到目的地了，只有在回溯的時候，用另外的一段寫為什麼會到這裡，基本上這篇文章就直接扣著旅行的目的地寫了。也不只有寫目的地的風景，他寫的是他對於自己人生的一些質疑，跟他在那裏遇到的一個老先生，曾經可能很會拍照，最後也就留在那個地方的老先生，這樣一種對照。他講的這個旅行，是想要逃離自己的狀況。到了目的地，有一些意外、不符合自己原本計畫的部分，看到那個地方的風景之後，他一直看見自己內心的暗影。他沒有直接講出自己內心暗影是如何，他是寫著風景，但是隱約側著指出，這是他內心的某些暗影。

接下來是爺爺出現了。爺爺出現的時候，很巨大的烏雲就出現了，如果作者僅是講說自己因此很害怕他的未來就跟這個爺爺一樣，那就弱掉了。作者只是把這個爺爺的狀況講清楚。當然，一個年輕人看到這樣的人，他有很多感觸，但他並沒有寫那些感觸，而是寫自己很著急，他想有沒有巴士站啊，他想要問那爺爺很多事，但都沒有問出口，他就只是一個外人。他寫了自己一些小小的內心戲，最後也沒有太多的耽溺或著墨，他直接說，那他就要離開了，而那爺爺就回到小小的冰店裡。文章就在這裡結束了，我覺得這很高明，就有餘韻。非常好的收尾，而且明白映照自己一開始的某些焦慮和逃跑。

陳昌明：我在讀第二遍的時候才特別喜歡上這篇，這篇散文寫這個年輕人其實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出路，比如說投稿論文時常都是沒有投上，別人一直要他努力研究、努力投稿等，可是他那個內心有種強烈的壓迫感，這個壓迫感使他連去玩這件事都覺得心不在焉，旅途中他隨時都催促著旅伴趕快走，所以他其實根本沒有心情在那個景物裡。遇到山中湖小冰店的老爺爺以後變成了一種對照，那個老爺爺即使已經那麼老了，時間卻好像是漫長的，拿個東西都慢吞吞的。兩個人物是強烈的對比，老爺爺對時間好像漫無所謂。甚至最後談富士山的日出和夕陽，為了拍攝這個景象，有時候耗了一整天也不一定拍到。這其實是兩個時間生命的對比，也許這個年輕人最後覺得他很擔心變成這個爺爺也說不定，但是從某一個角度來說，你會覺得這兩個生命的對照，雲淡風輕，他沒有硬是要把兩人扣在一起，是淡淡地兩個交錯過去，我覺得反而還蠻有味道的。那個小冰店的老爺爺，使人印象深刻，那麼緩慢的生命，一個是那麼急迫的生命，到底怎麼樣的生命才是好的？都使我覺得有意思，這個學生寫這樣的交錯點，寫得很好。

鍾怡雯：這篇其實在我邊緣。因為他的題目叫〈也許連山都將衰朽〉，我一直覺得他底下應該還有一個議題，就是看起來去玩這件事是表面上的，底下應該還有一個更大的狀況，兩位老師都有講到。可是我覺得他有點可惜，他在這裡講到：「你這是將複雜的學術議題簡單化了」，他其實要講的是，我們又將人生太複雜化了。那下面還有一段提到覺得自己怎麼都比不上人家，我覺得這個東西是他第

二條線，他這條線如果把它加強了，這篇文章會是寫得很有深度的。可是他後來一直把著墨點寫外在，然後就忘記了他拉出了這條線，這條線後來就沒有什麼著落了，是比較可惜的地方。但整理來講，他寫得還蠻行雲流水的。

〈夏夜晚風〉

鍾怡雯：夏夜晚風原本是非常抒情的題目，但他其實講了一個壓抑感傷的故事。他最讓我好奇的點是，他和爸爸在看的那個雜貨店有個直排輪，他其實很想要那個直排輪，這件事情過了之後，他爸爸過世了。但是過世的那件事情，他看到一大群人圍著他爸爸奇形怪狀的腳踏車，他爸爸遇到車禍走了，可是他只寫到這樣就沒有了。他為了買直排輪去蒜頭工廠打工，作了一個夢，夢見他爸爸出現、腳踏車，整個房子到處都是蒜頭的味道，就這樣結束了，他也沒有再交代。在倒數第二段的那個夢，他碰到一個還在羊水保護的嬰兒，他說「我拍拍他的臉。該醒啦」，然後這個嬰兒咳了一下，就像好悠遠的哭——這個東西它到底接什麼？我大概可以知道他在表達什麼，可是我還是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他就是每個東西寫得點到即止，你要很仔細地去看，一不小心你就會漏掉，疑惑這個東西怎麼接到另一邊來了。他寫得非常的簡省，我一直在判斷說他這麼簡省是他故意的，還是他沒有辦法再往下寫。因為比如你要說父親腳踏車被撞，他就會在敘事場景的技巧上露餡，他可能不是那麼的熟練，所以他選擇用幾個意象、幾個句子把它跳過，我一直覺得他這個部分應該再稍微交代一下，才能說服我說他接下來做的這個夢，跟這件事情之間的關係到底是在哪裡。接下來他就買到直排輪，很高興，他說他一直笑、一直笑，直到累了才散步回家，我就在想說，那前面他爸爸過世的那件事情呢？到底是怎麼回事，他爸爸被車子撞了一下，就沒有下文了，但他最後的那段，他大略地交代，讓我們大概知道他爸爸已經走了，因為他看見他爸爸「在那片大地上行走的背影」，背影那就是送他離開。然後他的祖母第二次出現，開始的第二段落和第三段落，是我非常喜歡的段落，是這次作品裡唯一有畫面、有氣味、有聲音的，處理到很多大自然的，包括對花、對植物、對外在世界的關注，這種跟別人比較不一樣的觀察點，那他寫榕樹寫花都寫得非常好。結尾的地方似乎寫他爸爸回歸到大自然，但是顯然沒有任何的感傷和悲情，那全文是有樹、有花、有人、有故事、有氣味、有畫面、有動作，最好的地方是他的開頭寫的祖母坐在那邊，戴著一朵緬梔花，後面他也是寫他祖母，好像還是戴著那朵花，這邊是摘下一朵花插在她的頭髮上，「像是要去迎接一位貴客那樣的優雅」，這位貴客是誰呢？不知道。他有一點像是先前提過的，架在上面寫，很多要幫他補足的，而且這篇我讀第三遍才發現原來是這樣。我們會覺得如果按照正常的寫法，那個父親過世會是重點，但是他把這個壓到最底的地方，他跳開來寫外在的事情、去寫直排輪，那我想說因為五千字嘛，他應該再寫個一千字左右，把細節補足，會寫得非常漂亮，只是不知道為什麼很多東西都要點到即止。還有一個，我覺得他可以注意一下節奏。因為他的段落把文氣完全壓縮掉了，他應該有長短的段落，讓文氣流動，但他完全沒有讓他流動，這很可惜。大概很多人寫作都沒有注意到，段落的長段會影響人閱讀的感覺和節奏，這個文章就是這樣的小地方沒有注意到。

柯裕棻：我也覺得前面寫得非常好，尤其寫那種鄉下的雨、那些植物、鳳梨田的氣味、那些光影，這些東西很完整地、用很漂亮的文字寫出來。直排輪部分也非

常好，他寫出小孩對這種東西的想像和渴望。他看到直排輪的那天下午，他爸爸就出車禍了，所以這個直排輪就變成一個渴望，同時也是一個跟死亡連結在一起的物件。之後，他就開始寫死亡，跟蒜頭工廠，還有他的夢。他為了要直排輪，他去蒜頭工廠工作，但是蒜頭工廠又跟死亡連在一起。所以這裡他的處理其實是相當複雜的。這個如果作精神分析的話會是一個相當有意思的連結，他看到直排輪、看到爸爸騎腳踏車出車禍、他去蒜頭工廠，蒜頭工廠有個很深的池子，好像會被淹死的恐懼。後來他是在夢裡面，去把池子毀了，他看見了他自己，這個時候他又重新醒來，最後他終於可以去買直排輪了，之後.....他如果可以再多寫一點就好了。

鍾怡雯：就是我一直想說，他的夢跟前後之間的關聯，他應該多寫一點，他過省了。

柯裕棻：他可以有一些其他東西，比如說祖母跟祖父。總之這裡就直接跳過來說他買直排輪，他很高興，就直接要結尾了。即使單單作為一個短的文章，這篇也很好，現在這樣子也沒有什麼不好，只是因為拉了很多的線索，讓這些線索飄著，然後就收尾了。以這個作者的文字能力說來，他絕對有辦法寫更長、更完整的故事，或者用更完整的篇幅寫一篇關於童年的文章，這篇的文字非常漂亮，意象也很棒。

陳昌明：我也很喜歡這篇的文字，尤其前兩三段那個文字好漂亮，很好。其中我還最喜歡他的罐頭工廠，寫罐頭工廠的經驗，如果他專門去寫罐頭工廠，我會著迷，因為那是一個很獨特的經驗，小孩子在罐頭工廠打工，一個小孩還掉進池子裡差點淹死，在這樣的過程中他還做了夢，真的是很有意思。文字也很好，裡面有很多很好的元素。我最後還是沒有選這篇糾結的原因，是他那麼多的線，沒有好好把它做整理，又用了這裡面幾乎是最短的篇幅，在這次參賽作品裡，篇幅算是很短的，那麼短的篇幅要去負載這麼大的經驗，就變成有些東西都沒有寫進去。其實他如果單單就罐頭工廠寫自己的童年，我都覺得自己非常喜歡，或者他寫他父親，跟直排輪之間都可以連結得很有意思，可是我都覺得好可惜，有些東西都是沒有發展很完整，否則這個作者真的很會寫，文字很好。

柯裕棻：而且確實他這篇有飽滿的寫出氣味。

陳昌明：我單單看看那個罐頭工廠.....而且整個村落都在那個味道裡，最後做夢要把那個井敲掉，我都覺得好有意思。

【第二輪投票】

劉正忠：這次投票是投分數，投票分數就由六分到零分去決定。

（第二輪投票分數統計：〈愛是恆久忍耐〉15 分，〈失眠光害〉2 分，〈也許連

山都將衰朽〉10分，〈瞥見一張臉，偶然間〉8分，〈謎途〉2分，〈夏夜晚風〉10分，〈Important_comparison.xlsx〉3分，〈小辭典〉13分)

(經評審討論，同分的〈也許連山都將衰朽〉及〈夏夜晚風〉並列參獎)

【散文組最終評審結果】

首獎：〈愛是恆久忍耐〉

貳獎：〈小辭典〉

參獎：〈也許連山都將衰朽〉、〈夏夜晚風〉

佳作：〈瞥見一張臉，偶然間〉、〈Important_comparison.xlsx〉